

游戏规则

L U D W I G

WITTGEN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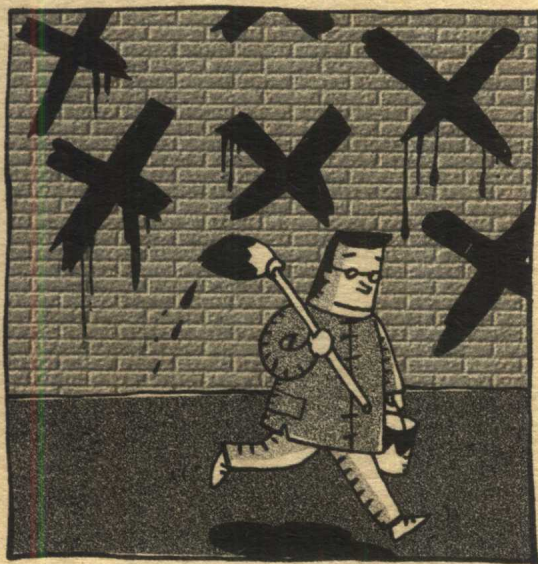
活着就是幸福

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

感 受 幸 福



经 典 插 图 本



[奥] 维特根斯坦/著 陈嘉映/序 唐少杰 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3
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

游戏规则

感 受 幸 福 ~~经 典~~ 插 图 本

[奥] 维特根斯坦/著 陈嘉映/序
唐少杰 杨玉成 等/译 李国山/选编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戏规则: 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 / (奥) 维特根斯坦著; 唐少杰等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
(蝙蝠文库·感受幸福丛书)
ISBN 7-5613-2612-2

I. 游… II. ①维…②唐… III. 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 —哲学思想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19723号

图书代号: SK263700

游戏规则

作 者: 维特根斯坦

译 者: 唐少杰 等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陈德中

插 图: 谢 峰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一二零一厂

开 本: 830×1230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3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613-2612-2/B·50

定 价: 22.00 元

“蝙蝠文库”遵循“经典文本，轻松阅读”的宗旨

选择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师作品

采用汉语翻译界的经典名译

遍求灵性高人配画设计

做出一套大众普及版本的汉译世界名著

构筑轻松愉快的经典阅读空间

“蝙蝠文库”所选内容均为

久经历史考验所沉淀下来的经典名作

是世所公认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

(美国《生活》杂志语)

“蝙蝠文库”邀请国内著名人文学者

参与丛书立意、版本确定、篇目选择与经典阐释

通过书评、演讲、访谈、答问

实现读者与大师的经常性接触与交流

“蝙蝠文库”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

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

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丛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前言：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

陈嘉映

早年生活

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大哲学家。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他一生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过，他的生活仍可以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奇，就像罗素曾经说过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可谓“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的范例”：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维也纳。从血统说，他多一半是犹太人，但他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受洗为天主教徒。他出身豪门，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工业的大亨。少年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维也纳群星灿烂，涌现出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科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庭以及他本人和其中许多人来往密切。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他哥哥保罗就是一个闻名国际的钢琴演奏家。音乐充满了这个家庭，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终身爱好，这一

游戏规则

1

点在他的著作中也常有体现。

维特根斯坦从小爱好机械和技术，十岁时就制造出一台能够实用的简单缝纫机。他的最初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喷气发动机方面，于是他在1908年秋天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他对螺旋桨的一些想法和设计多年后获得了实际应用。由于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维特根斯坦努力研究数学，在此期间他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由此了解到了弗雷格的工作。数学的逻辑基础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兴趣，他极为推崇数理逻辑的成就，把从传统逻辑到数理逻辑的发展比作从星相学到天文学的转变。他决意放弃航空工程，转而从事哲学。他来到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并听从弗雷格的建议，于1911年转到剑桥，问学于罗素门下。

据罗素讲，维特根斯坦有一天跑到他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

关于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罗素还讲述了另外一些引人入胜的轶事。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感郁闷，到罗素那里，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是踱来踱去，已到中年名

满天下的罗素勋爵就这么陪着他。有一次罗素问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孽？”维特根斯坦回答：“Both。”这是个经典的故事。虽然我不鼓励读者从奇闻轶事来理解哲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惟对其一感兴趣的是虔诚的教徒或逻辑教师，但不是哲学家。

罗素本人这时正处在他事业的巅峰。前几年他提出了特称描述语理论〔摹状词理论〕，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分析的典范”。他正在陆续出版主要由他写作的三大卷《数学原理》，这部著作被爱耶尔称作“不朽之作”。这两部著作的一个突出成果是提出了解答“罗素悖论”的类型论。维特根斯坦这时十分推重罗素的成就，明确表示他完全赞同特称描述语理论，这主要因为罗素区分了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而这被维特根斯坦视为哲学的主要工作：“不相信〔传统〕语法是从事哲学的第一项要求”。

不过，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分析工作并不是亦步亦趋，这一时期，他开始在逻辑领域进行独立探索，对“和”、“或”、“所以”等逻辑常项的思考把他引向原子语句的想法，认为由逻辑常项连结的所有语句都是复合语句，可以分析为原子语句。在此后的几年里，通过当面讨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离开英国后寄来的笔记，罗素受到这位弟子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首先是纯逻辑方面的，但也涉及一

般性的哲学立场。1918年初，罗素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名号来概括自己的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无疑建立在他早年主张的外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但其中也不乏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那个时代的精英人士，普遍渴望高尚的精神世界和智性创造。在剑桥的这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凯恩斯、数学家品生特等。他对愚蠢的思想极不耐烦，但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热心而忠实的朋友。

1913年，路德维希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大笔遗产。后来他把这些遗产分给了他的哥哥和姐姐。为什么不送给穷人呢？他解释说：他不愿见到本来好好的穷人由于得到这些钱财而变得堕落，而他那些亲戚反正已经很富有很堕落了。他自己一生都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财物、权力和地位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1913年秋，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到挪威，在挪威的斯克约顿附近自己建了一间小屋，隐居在那里，研究逻辑问题。但说成“研究”也许不妥当，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对不可言说者充满困惑，他的哲学思考和逻辑研究始终发源于对人生的深刻困惑。据罗素说，在挪威离群索居的时期，维特根斯坦“已近乎疯狂”。1914年春，摩尔曾到挪威访问他，他向摩尔口述了一份笔记，这份笔记的摘要，连同1913年九月他交给罗素的一份《逻辑笔记》，成

为了解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材料。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在战场上，他以勇敢、镇定、指挥有效著称。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一如既往写下大量哲学笔记。像李贺写诗那样，维特根斯坦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或对同事和学生口授这类片段。他把这些札记收集在一系列笔记本里，准备以它们为底本形成著作。这些笔记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研究者编订出版，最重要的是《1914—1916年笔记》（下文将简写为《早期笔记》，这本笔记实际上止于1917年1月）。这些笔记对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成形著作有极大帮助，因为维特根斯坦的成形著作，特别是《逻辑哲学论》，采用的是极其简约的形式。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语句怎样生长定型，例如在这些笔记里，我们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说：“语句是事实的图象”。但是这些笔记的价值也许更多在于其中包含了很多犹豫，相形之下，《逻辑哲学论》的语气非常决断，似乎掩盖了维特根斯坦对某些问题的困惑。例如他当时对事物是否可以分析到简单对象相当犹豫：“在分析中我们必然达到简单成分，这是先天地明白无疑的吗？例如，这是包含在分析的概念中的吗？”在《逻辑哲学论》里他断然采用了终极分析和简单对象的路线，从而建立了逻辑原子论。这当然不一定只是一个决断而可能是他那一时期得出的结论，

但笔记中包含的怀疑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在后期哲学里，他对自己的“最终分析”的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1918年7月，维特根斯坦从前线到萨尔茨堡度假，住在叔父保尔·维特根斯坦家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并立即开始联系出版事宜。1918年11月，大战接近尾声，维特根斯坦在意大利前线被俘，在囚禁于战俘营期间，他对已经成稿的《逻辑哲学论》继续进行修订，同时继续联系出版事宜。当时维特根斯坦籍籍无名，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商一会儿要求有名人作出评价，一会儿要求维特根斯坦自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维特根斯坦极为恼火，认为要求作者自费出书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在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纳它”。至于名人的评价，罗素承担下来，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维特根斯坦读后，坦率告知罗素，无论是解释的部分还是批评的部分，他都觉得不满。但他还是开始把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不久后他告诉罗素，序言的德文译文不佳，他不想把它和自己的著作一起付印，尽管他的著作也可能因此就无法出版。结果不出维特根斯坦所料，没有罗素的导论，出版商拒绝出版。到此，维特根斯坦已竭尽努力，差不多只有放弃了。幸好罗素君子雅量，继续托人联系出版事宜，几经拒绝之后，1921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最后一期上，并附有罗素导论的德文译本。1922年，仍借助罗素的帮助，此书的德英对照本在英国出版。此书一经出

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巨大影响。逻辑实证论运动可谓发端于此，虽然这一运动的走向殊非维特根斯坦原意所盼。张申府先生独具慧眼，1927年即译出此书，题为《名理论》，当年及翌年分两期发表于《哲学评论》杂志，这是此书英文译本以外首次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实际上，其他文字的译本迟至50年代才出现。

《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惟一一部哲学著作，它主要是从战时笔记摘编而成的。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维特根斯坦称“我相信我已经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补充说：“这听上去可能很傲慢，但我不得不这样认为。”他自己觉得这本书写得“像水晶一样清晰”，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人能理解”，因为“它推翻了我们所有关于真、类、数的理论以及所有其他理论”。维特根斯坦把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概括为：什么能被语句（或语言）说出（gesagt）（或思想），什么不能被说出而只能被显示（gezeigt）。这一点在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这是一本薄薄的书，译成中文不过七十页，但所涉及的论题却极其广泛。这本书的形式也很特别：每一章有一

个总题，然后给出一系列扩充和论证。全书分成七章。最后一章只有总题一行字：“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下面没有任何东西了。这也是很自然的，话已经说到必须保持沉默处，再喋喋不休就很奇怪了。

不可说

按照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看法，一个语句只有对世界有所摹画才是有意义的语句。实证科学是对世界的摹画，哲学却不是。那么哲学命题有没有意义呢，哲学是干什么的呢？有时他说是为了划清哲学和实证科学的界限，有时说是为澄清语句的逻辑形式，等等，概括起来，都是要为说出有意义的语句作清场准备工作。他把自己的书比作梯子，借梯子登上高处以后必须把梯子扔开。

从根本上说，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都不摹画世界，它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生命的意义等等，都是事实之外的东西。事实领域的界限也就是可说者的界限，因此，生命的意义问题等等都是不可言说的。《逻辑哲学论》刚写成后，维特根斯坦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把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划出界限称之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事实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说的，界限本身也是不可说的。我、主体、语言等等，都被视作可说者的界限。

中国人最好讲“无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类，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成了维特根斯坦的中国读者最感兴

趣的话题。究竟哪些东西是神秘不可言说的？谈论神秘事物，谈论不可说之事，一上来似乎就是个悖论。我们甚至不可能对神秘事物命名，甚至不知道神秘事物是不是“事物”？追问什么是神秘事物，就像在追问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面对“神秘事物”，我们需要真诚而彻底的沉默，就是说，千万不要提及自己在沉默。

然而，人们喜欢谈论不可说。也许，这是因为人所共知人人会说的东西不希罕，不易说的东西天然提示一种深度，不可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更深的东西。

但同时，不可说这个话题也包含一种烦恼，议论不可说的人，通常都想说，想说而说不出，因此烦恼。干吗想说？因为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有所感有所思，就有使之成形的冲动，而对人来说，话语是最清楚的形式。有些东西，却偏偏无论你怎么努力，总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

我们并非只通过话语了解世界，也不只通过话语交流，在很多时候，放一张唱片、看一张照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要比说来说去简便得多、明白得多。而且，可说的依托于没有说出的和不可说出的。没有隐含的理解，任何话语都是无根之木，无法理解。求真，当然是要去除掩蔽，但五色令人目盲，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因此，求真者必须把奥秘作为奥秘加以荫蔽。“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对不可说之

事应当保持沉默”。

不过，维特根斯坦认为人有冲撞界限的冲动。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体系内重复“人的形而上学冲动”。尽管这种冲动是无果的，维特根斯坦表明他绝不愿嘲笑这种冲动，实际上，这是他自己最本真的冲动。在把自己的《逻辑哲学论》推介给出版商L·V·费克的一封信中，维特根斯坦曾说明，《逻辑哲学论》的观点“是一种伦理的观点”，并称这一点也许是“了解这本书的一把钥匙。”他说，这本书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写出的部分，另一部分没有写，而正是没有写的那一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哲学“通过清楚地表现出可以言说的东西来意谓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维特根斯坦觉得人们在空谈伦理问题，而他自己则通过对可议论的事情的言说来对不可议论之事保持沉默，通过这种方式把一切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就像说，无并不是笼统无别的，无通过不同的有生成。不可说、不应说、不用说、不说，这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它随着言说生成。

不可说之事与神秘之事天然具有联系。罗素很早就觉得维特根斯坦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后来断定他转变成为一个纯粹的神秘主义者。姑不论罗素这些私下的评价是否完全正确，维特根斯坦具有神秘倾向应无疑问，也许，这是使他的思想格外深刻的一个源泉，至少，这是维特根斯坦思想在广大读者中格外迷人的一个缘故。